

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
吳中文獻小叢書之二十

咫進齋詩文稿

序

歸安僅浙西一隅耳，士大夫多好學而嗜蓄書，流風遺韻，由來已舊。自有代以迄清季，以藏書甲郡中者，不下一二十家，而姚氏爲尤著。於明有姚翼，字翔卿，號孺參，爲廣濟知縣，告歸，傍南城構屋數楹，貯圖書萬卷，顏曰玩畫齋。於清有姚文田，字秋農，推崇宋儒，究心漢學，著有姚氏六種行世；其孫觀元，字彥侍，承其家學，好傳古籍，虛懷博訪，蒐采獨多，先後刻成三十八種，彙爲咫進齋叢書。公子慰祖，字公蓼，別校刻晉石厂叢書都凡十種，祖孫父子，奕葉濟美，書林傳爲佳話。彥侍先生由農曹出，爲川東道，被劾罷官，僑寓吾蘇城中蕭家巷，自鐫一印曰醋坊橋畔客，性愛金石，長於考訂之學，著有涪州石魚文字所見錄，梓入古學彙刊，至其詩文，絕艷傳流。先生一生致力於錄刻古籍，綆長汲深，別擇既精，校讎尤盡善美，源源相繼，月異歲更，意在闡幽發微，以餉海內之學者，而

於其自著詩文，厖潭沒不彰，寧非憾事？則此咫進齋詩文稿，雖一鱗半爪，亦足存先生之吉光片羽也；壽諸鉛槧，誰曰不宜？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編纂委員會識。

咫進齋詩文稿

歸安姚覲元彥侍甫著

己未六月，從松岑太宰師還朝，謁露筋祠，師訪米碑不得，余獲之廡下，問門外白蓮，則無有矣，口占一截，效漁洋體。

妙蹟何人識米顛。古祠雲樹尚依然。湖邊盡日濛濛雨。不見野風開白蓮。

玉山道中

北風生暮寒。玉山青未了。古道少人行。牛嚼原上草。

海棠和趙竹生原韻

庚申四月作。是時湖州之捷久未行賞。諸君多有毛遂之請。趙詩語含譏諷。故作此答之。

絳萼垂垂瘦不支。誰從定慧見蘇詩識丰姿。天香祇合花王讓。豔色翻憐蝶使知。如此風神猶睡裏。幾多醞釀欲開時。綠章一例春陰乞。記否曾無杜老詩。

立春口龍陽道中作寄趙竹生

庚申

風雪干戈裏。匆匆又歲闌。我行殊未已。何日到長安。楚水一江滿。新春孤艇寒。故鄉無恙否。閒道寄書難。

白鶴池在常德府署

鐵陵舊名郡近接桃花源。郡齋足清曠。其東有小園。我來方早春。草木未淑妍。方池不盈畝。流水鳴潏潏。

慕僚競干告。此境非等閒。在昔有唐世。李翱作郡年。仙人偶游戲。沾墨笏直千。以墨贈貧乏。發緘皆金錢。聞者爭攘臂。化爲泥與填。吏民走相告。刺史驚且歎。下教販大索。渺已若雲煙。唯遺雙草履。委地如蛻蟬。持以獻刺史。刺史投茲淵。須臾化白鶴。比翼去歸隱。至今乙乙聲。彷彿流水邊。惜哉李大夫。側面失之前。聞君夙好道。仙骨常珊珊。得毋平生遇。亦有倥與倥。長揖答慕僚。其然豈其然。吾聞神仙輩。往往脩長年。如何必尸解。神方游八埏。可知弄奇怪。亦爲名所牽。求名固多術。曷勿師聖賢。聖賢學爲己。實至名自全。舜人我亦人。彼胡爲獨傳。君子疾末世。而名不稱焉。太上有立德。次立功立言。三者俱不朽。安用巢神仙。况吾閒度世。必歷試諸艱。俯首而帖耳。方謂之有緣。走也頗剛強。性如磐石頑。神仙誠未遇。遇亦必棄捐。昨訪避秦洞。却乘漁父船。桃花與流水。明明在人間。茲池將毋類。寓言同陶潛。鼎州多古蹟。郡齋只此端。留之點綴可。慎勿多鑿穿。

戲題終南有喜圖

睥其目。嚙其腹。指笏垂紳。鬼見之而戰慄。何必五車書。窮年砭砭讀。苟綴進士科。嚇鬼亦已足。君不見終南山之高。高於上青天。車馳馬驟不得前。要須猿鶴來相援。吁嗟乎。要須猿鶴來相援。此中捷徑尙可攀。我早與汝同證大羅仙。

夜坐

夜半苦炎熱。起坐臨前墀。弦魄忽已墮。白露湛未晞。繁星何耿耿。竟夕不肯稀。好風從西來。肅肅梧桐枝。蜻蛚時一鳴。秋意逗微微。青春方代謝。朱明條又移。歲月不可再。覽物徒傷悲。丈夫情分陰。學成名自歸。榮譽非苟得。富貴安可期。願隨鴻鵠老。不逐鷦鷯飛。鷦鷯甘處堂。遠大非所知。

七夕

微雲度河漢。露下商氣清。今夕知何夕。瓜果陳中庭。兒童說歡笑。乞巧天孫星。天孫織七襄。無縫雲錦成。容華春葩豔。光采朝霞明。大巧天下重。厚福當早膺。如何機杼聲。翻作離鸞鳴。匏瓜豈無匹。奈隔水盈盈。一年一相見。華髮應久生。固知拙者逸。巧者徒勞形。不見饁耕者。永無別離情。

微雨登澧州城東遇仙樓

登高不礙雨如酥。且喜周圍障翳無。飛鳥盡邊雙水合。亂山缺處一城孤。芻蕘策短腸空斷。畎畝憂深淚已枯。極日長安在何許。可憐雲氣太模糊。

苦熱

凝龍睡熟呼不醒。坐使天下無甘霖。叶驕陽燄燄懸銅鉦。時過七月猶炎蒸。祝融受代不肯行。苦與白帝雄長爭。白帝失職勢伶仃。青女素娥噤不聲。彤幢丹旛紫雲帡。緋衣絳幘朱冠纓。炎官亦屬驕且矜。炙手可熱誰敢憎。我時避暑澧陽城。碧梧如山蔭廣庭。科頭跣足坐桃笙。猶恨左右無堅冰。嘉禾吐穗方青青。

盈阡連陌萎其莖。飛鳥垂翅喘不鳴。虎豹入山潛無形。蛟螭龜龍魚蚌蜃。伏波匿浪如包烹。哀哉蠢動諸儔朋。清涼世界何時登。我程茲象心膽驚。欲往救之力未能。安得綠章奏天廷。乞取銀漢天瓢傾。阿香推車走雷霆。鞭撻龍部驅長鯨。一雨三日同建瓴。拔除苦惱彼衆生。

夜雨示子湘

滿地干戈剩此生。麻溪原爲木蘭行。如何荆楚秋風裏。又聽梧桐夜雨聲。豈有文章動蠻貊。恰如飄泊在彭城。與君辛苦多嘗遍。他日休忘此日情。

驟寒

昨日猶餘熱。今朝覺驟寒。殘花秋後豔。黃葉雨中乾。世事那能料。吾生隨所安。炎涼均莫問。只恐客衣單。

金牛門晚眺

金牛門內草芊綿。金牛門外水澄鮮。蓮花落盡蓮房老。白鷺一雙飛上天。

自題攬轡圖行看子

彈指光陰卅九年。不堪回首大羅天。恨無收拾乾坤手。擔此澄清宇宙肩。贈策敢云知己少。著鞭常自愧人先。腰間剩有吳鉤在。一度摩挲一惘然。

羌口阻風

又放長沙棹。秋風起暮陰。石尤太多事。我輩且高吟。野水連天地。浮雲幻古今。屈原不可見。寥落楚騷心。

秋夜

欹枕不成寐。但覺秋夜長。商飈淅然至。簾席生微涼。啓戶萬慮寂。高樹聲鏘鏘。白露下衆草。幽幽發暗香。流螢喜月黑。熠燿弄孤光。蟋蟀汝何悲。哀鳴在東牆。兒童踴躍至。篝火伺其旁。報汝勿再鳴。一鳴入籠藏。

邯鄲題壁

神山富貴兩無緣。彈指光陰四十年。真亦嬾爲何況夢。人能不朽莫須仙。中原鼓角悲多故。鄉里烽煙信渺然。憂國憂家無限恨。夜深都到枕頭邊。

落葉四首和洗蕉吟館原韻

宵來玉露下晴空。剩有霜林幾處紅。古樹半庭秋乍到。數峯江上曲剛終。羣鴉繞屋知寒意。孤客辭家問別衷。老圃黃花香正好。莫將零落怨西風。漫因彫謝感芳菲。如此生枯卽化機。巫峽月明猿對語。洞庭波起雁連飛。秋光澹澹山容淨。暮雨蕭蕭酒力微。賴有凌寒數竿竹。小園風景未全非。江南回首意茫然。容易光陰又一年。白下園林嗟歲晚。綠楊城郭感秋先。庾郎詞賦留枯樹。白傅羈懷託管絃。至竟薊門煙樹穩。春來好擇一枝遷。

寒山疊疊枕寒流。石徑停車鎖日留。老去桓溫空有恨。却來王粲最多愁。芸編校罷香猶在。湘管書成墨尚浮。爭似謝家才調好。錦囊佳句費裁修。

癸亥除夕守歲

少小好嬉戲。守歲競譁譁。壯士慙歲別。常作窮年嗟。殘歲固已去。雖守可奈何。如何強不睡。若欲中道遮。我未以爲然。而意屬有他。聞諸父老語。盛衰理不差。上元氣運轉。人事乃漸嘉。豕尾盡今夕。否泰方交加。謝之恐不暇。戀戀何爲耶。劇談坐忘久。燭跋北斗斜。莫愁晨雞唱。勿畏更鼓撾。且喜平旦朔。甲子換歲華。

甲子人日大雪次坡公聚星堂韻仍用禁體

寒梅已花柳將葉。自冬徂春未雨雪。曉來忽見影模糊。開門大叫真奇絕。孤松特立頭已皤。老竹天斜腰欲折。茫茫大地浩無垠。但見飛鳥起復滅。山中高士臥正堅。寒粟生肌襟屢掣。黨家羊酒肆歡呼。翠袖紅鑷眼光纖。少年豪氣凌雲霄。削竹操觚意不屑。且驅狐兔獵平原。鷹隼出空驚一瞥。人生樂事各有在。富貴窮通那用說。草堂詩就且傾觴。醉眠不覺衾如鐵。

次日復雪。張農部敬生招飲。得詩一首。仍用前體疊韻。

水仙淨綠吐花葉。梅萼迎春正飛雪。天上碧桃何日開。雪中競爽稱三絕。消寒高會無主賓。子野先生來先折。虛室炫晃生白光。況有長檠夜不滅。觴政渾如軍令嚴。毋戰不待牙籌掣。玉斝酌酒滿不傾。顆顆明

珠散細纈。淺斟低唱興未闌。更聽清言霏玉屑。人生倏仰迹已陳。後之視今裁一瞥。天街夜永歸路賒。絕淨沙泥碾輪鐵。

題陳抱潛受祝圖

君住泉唐上。吾家晉水東。論交三代舊。同學卅年中。薄宦嗟分轍。微生賴轉蓬。析津重握手。相對已成翁。一片端溪石。先公手澤留。烟雲驚幻化。圖畫賴傳流。劇喜清芬誦。何勞故笏求。期君同努力。各保舊箕裘。

海光寺謁崇地山侍郎兼呈司農公

寺在天津南門外咸豐八年。說元從大學士桂文瑞經理。國和約。每議事必聚茲寺。時侍郎方任清河道同與斯役。

獵獵旌旗紫戟開。望中猶此舊樓臺。十年我尙羈郎署。百戰公今列上台。侍郎佐僧忠親王最久。已向洛陽求劇孟。

時天津寇警。司農公令紳士張錦文辦理民團。

漫從馬邑憶王恢。

和議時天津道府嘗伏兵此寺。以備非常。

晉公他日登臨處。諸吏還應載酒陪。用昌黎女

詩凡山意

題中錫之大令畫山結隱圖

芙蓉蔥蒨波蟬娟。大然圖畫開湖山。帽光靈隱足幽勝。別有境界非人間。使君夙裊烟霞癖。吏隱乃在湖山邊。文章吏治兩臻極。餘事更以丹青傳。湖邊到處皆粉本。公餘拄笏開心顏。輿酣落筆似神助。蹴踏文藻凌荆關。生平蠟屐著幾兩。邱壑往往當胸填。意之所至筆亦到。五嶽突凡生眼前。此中隨處可著我。欲往不必更買田。我家亦在山水窟。峴椒下麓常躋攀。邇來滄桑幾更變。峯巒無恙青依然。披君此圖三太

息。買山有志囊無錢。願君作守吳興郡。他年重結山水緣。

游絲和劉子迎原韻成豐辛酉秋長沙作

不綰青春綰夕陽。烏衣門巷舊華堂。非關織女終拋棄。難禁兒童論短長。依傍本來空蕩蕩。飛騰何事太忙忙。御風莫便干霄去。黼黻文章要挖揚。浩蕩乾坤歸去來。相逢蹤蹟記金臺。繁牢亦日憑空手。絡出奇花是禍胎。高處經綸誰省識。空中飛舞漫驚猜。三絲八繭君猶笑。愧煞人間機綫材。曾訪西湖過六橋。繁華如夢久沈銷。岡風歷盡身方穩。夜月明時影尚搖。幾處樓臺春宕漾。滿隄花柳路遙遙。眼前指點皆經緯。陶令何妨暫折腰。柔英弱絮伴平生。小雨輕烟陰復晴。頗笑纏綿難解脫。可能機杼爲裁成。細如一髮空孤直。飛入三霄聽去縈。六合論才吾何敢。倦游且自數歸程。

再疊前韻

十一月至荊州聞京信作

不傍山陽卽水陽。可憐春竟去堂堂。雲泥轉眼難尋短。空闊騰身只寸長。燕翺乍拋應斷絕。鶯梭橫織太匆忙。大風聞說能吹垢。一綫輕柔任逸揚。玉宇瓊樓歸去來。人間絢綺總興臺。暗乖水底魚無目。平度高空鶴有胎。宛轉豈同羅縠軟。飛騰不怕蝶

邊猜。廟堂機軸新方轉。補袞還應仗此材。

鬢痕鞭影拂鞍橋。楊柳枝頭露未銷。要與鴻毛同際遇。肯隨羊角去扶搖。園花點點春相引。宮漏沈沈夜已迢。無數樓臺隔太液。幾曾飛過小虹腰。

埽淨浮雲旭日生。朱門玉戶正新晴。縱橫自見經綸展。條理何煩組織成。豈有神鍼能綰合。斷無仙藻與迴縈。前依後傍都空絕。浩浩天風送此程。

古柏

岳常禮道官舍二堂前古柏四株。攫擎夭矯。前朝舊物也。

古柏鬱蒼蒼。歲寒挺孤節。幸未作棟梁。不然亦摧折。

長門怨

情深恆作妬。愛極易生憎。昨日黃金屋。今朝永巷燈。

沈太恭人壽序略

今上御極之三年春二月十有二日。刑部主事葉君守矩之母沈太恭人七十初度之辰。姻婭賓僚。將爲文以壽。於是守矩述太恭人生平行事。使覲元銓次之。以告同人。守矩之言曰。太恭人系出吳興。今爲浙江桐鄉縣人。生於乾隆乙卯閏二月十一日。祖松廬公諱啓震。乾隆庚辰恩科舉人。由軍機中書。歷官至

山東運河道。加按察使銜。父柳西公諱旺生。直隸磁州知州。母張宜人。太恭人有至性。少卽以孝聞。張宜人病革。嘗割臂和藥進。年十七失恃。事柳西公愈謹。好讀書。尤喜先正格言。女紅閒恆手一編如儒生。著有詩集若干卷。藏於家。博通藝事。尤長於撫琴。嘉慶甲戌。來歸我遂生府君。當是時曾王父健庵公方官陝西興安知府。王父湘浦公方官直隸固安知縣。家鼎盛。太恭人爲冢婦。又鮮先後宛若。自健庵公以下。莫不愛重太恭人。而太恭人修婦職益謹。吾家籍上元。自曾王父以來。皆居揚州。道光辛巳。我王母范太恭人南歸。太恭人從。至則曾王母王夫人棄養。太恭人哀毀盡禮。如喪張宜人時。癸未秋。健庵公以福建巡撫致仕。就醫吳門。薨於舟次。當是時范太恭人以下皆留揚州。惟太恭人從。顏色之戚。哭泣之哀。見者以爲難。允卿公者。湘浦公之弟也。配曰歐陽太恭人。與湘浦公同居揚州。食指繁。奴婢尤衆。太恭人周旋家庭間。無長幼貴賤。皆人人如其意之所欲。而事舅姑尤愛敬。事允卿公。歐陽太恭人如事舅姑。湘浦公服闋。攜家京師。允卿公留。戊子。先府君官內閣中書。性慷慨。急人之急。若恐不及。范太恭人治家嚴。不敢以匱乏告。太恭人恆脫簪珥佐之。丁酉戊戌。湘浦公允卿公先後棄養。歐陽太恭人無所出。先府君例兼祧。而以守矩爲之後。於是太恭人奉范太恭人命。率守矩兩旋。乙巳。歐陽太恭人棄養。復北歸。事范太恭人乙卯。范太恭人棄養。丙辰。先府君棄養。蓋自健庵公之歿三十餘年。太恭人人生事葬祭。無時無事。不盡其誠。雖古列女蔑以加云。姚觀元曰。太恭人蓋余外姑中表姊妹行。而余又與太恭人之子守貞守勉善。

曩直內閣。與守矩同官。交尤稔。故習知太恭人。太恭人相夫教子。嘉言懿行。不可僂指數。孝蓋其大端。故特著之。簪。葉氏自中丞公以縣令起家。登顯仕。世有遠者。今守貞復需次知縣矣。中丞公領乾隆甲午科鄉試解額。道光壬午。遂生先生繼之。今守矩復得解。且成進士矣。方太恭人之嬪于葉也。得侍中丞公。爲中丞公孫婦。今太恭人有孫。孫且生子矣。五十餘年。席豐履厚。得見其子之成立。累膺寵命。封太恭人。又自祖考以隸孫曾。上下六代。太恭人皆親之。今茲年七十矣。而齒未搖。髮未落。耄耋期頤。富貴福澤。正未有艾。蓋孝爲百行先。而天之報施。亦有如是其厚者。詩曰。既多受祉。黃髮兒齒。書曰。身其康強。子孫其逢吉。其是之謂乎。其是之謂乎。太恭人丈夫子二。長守貞。直隸需次知縣。加同知銜。次守矩。道光己酉舉人。咸豐癸丑。考取內閣中書。同治壬戌進士。今官刑部主事。加五品銜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。女子一。適大興張林。守貞子二。惟安。塲。惟竊。女三。長適通州劉廷棠。守矩子二。惟寅。太學生。惟定。女三。長適同里章念曾。次字陽湖。惲頌孫。惟寅子一。學韓。

安一事齋詩集序

代羅椒生先生作

詩者。聖人之教。凡以言志而已。不見夫三百篇乎。遊歌之作。燕喜之章。何其鏘然如韶鈞。蔚然如虎豹也。而伯奇行邁。簡子憂心。又何其悠然而思。悄然而悲也。蓋其遇不同。故其志不同。而發爲詩歌亦不同。如此。非有作意於其間也。後世爲詩者。狃於窮而後工之說。幾於無病而呻。往往達官鉅卿。少不如意。輒白

同於末僚之屈抑。一官半刺。偶涉遐方。卽自比於逐臣遷客。夫達官鉅卿而同末僚。則末僚之屈抑將何如。一官半刺而比遷逐。則逐臣遷客又將何如。此大蔽也。南海譚大令石甫。早歲以文章名世。年及壯。始領鄉解。又不得志於有司。出佐鄆州。稍遷略陽宰。未竟其治。復移吳堡。卒於官。舉不過乙科。仕不過百里。且宦游之地。又率皆土瘠民貧。無富庶豐盈之樂。其所遇可謂窮矣。乃讀其詩。夷然曠然。所謂悠然而思者。無有也。恬然渙然。所謂悄然而悲者。無有也。使石甫登金門。上玉堂。而作游歌。廣燕喜。意必有鏘然如韶鈞。蔚然如虎豹者。惜乎所遇僅止於是。所遇如是。而作詩如彼。是可以觀石甫志矣。吾粵多詩人。若石甫者。其諸得聖人之教與。

姚荻秋制藝序 代羅椒生先生作

古者說經而已。至宋始有經義。卽今制義所由防。制義者。代聖賢立言。必心聖賢之心。而後可言聖賢之言。非苟求工已也。嘉興姚比部荻秋。能文章。重氣節。曩官都門。與相識。今二十年矣。咸豐庚申。粵匪犯浙江。嘉興先陷。荻秋家居。死之。其孤文稱。旣以狀聞於朝。復輯其遺稿。得制義若干首。藏諸家。同治戊辰夏五月。余轉漕天津。文稱出以相謁。其爲文淵深曼衍。而浩然之氣。時流露於其間。烏虜。是非心聖賢之心者。而言聖賢之言者。與昔宋儒王伯厚。閔文信。國卷。謂古誼若龜鑑。忠肝如鐵石。若荻秋者。其庶幾乎。庶幾乎。

竹素園記

豫峯曹長。截竹爲笛。日儲不律。屬爲題識。戲作此篇。

竹素園者。中書君之所居也。君性圓和而剛銳。凡朝廷詔令。官司簡牘。私家著述。下至閭巷瑣屑質劑之事。皆非君不辦。君之友翰林先生。將造五鳳樓。謀諸君。君曰。是吾職也。迺脫帽奮身。晝夜壁畫。凡先生所指授。皆一一如其意之欲出。閱若干日工畢。而君亦倦矣。於是先生擇管城中地之大者。爲闢斯園。君來輒居之。名曰竹素。紀實也。園旣成。乃歌以落之。歌曰。昔昌黎之傳毛穎兮。實系出於中山。君豈其苗裔邪。何管城之多賢。唯茲園之初闢兮。非規方而削圓。硯山峙其左兮。玉蟾蜍水出其前。君休沐其來處兮。與衆君子而盤桓。亂曰。矯矯君子。體銳用圓。豪端脉相。節操挺然。功垂竹帛。身隱林泉。優哉游哉。於萬斯年。

新建常德府落路口水匱記代

常德府城。濱臨朗江。地勢注下。江水發源黔省。匯集辰沅諸水。自郡西南隅建瓴而下。直射城根。是以前人旣築堤以衛。前後河諸村。復沿江立水匱四。以殺水勢。以衛堤與城。其在城東者曰迴峯寺。曰沙窩城。西者曰花苗堤。曰楊泗廟。建立年月。均無攷。花苗堤之上曰落路口。正當大溜之衝。至險要。當有匱而未立匱。其諸古今地勢之不同與。乾隆五十四年。總督畢公沅。奏請添建。已報可。而續用勿成。於是常德恆多水患。郡人病之。道光二十八年。前太守葛君。慨然興築於畢公所勸之處。下石未及半。以費絀而止。咸

豐八年。江夏彭器之據守是邦。知是工之不可已也。與郡之人約。使以屋之賃于人者。出其租之半以佐用。議甫定。而某於三月來上事。器之遂受代去。當是時。粵匪數萬人。方由永州圍寶慶。道安化。去武陵不數十里。邦人大恐。亦繕甲兵。集丁壯。羽書日旁午。無暇及此也。已而事少平。而前受約者。或靳于費。議不決。某曠覽形勢。博稽載籍。念經始者之難。而是工終不可已也。乃反復引伸以勸導之。衆感悟。爭輸恐後。于是鳩工庀材。障葛君之舊基而成之。始于咸豐十一年五月。閱六月工竣。凡舊若干層。新累若干層。高若干丈尺。縱若干丈尺。橫若干丈尺。飾以石闌。如其橫之數。墮之上建先賢祠。祀屈大夫平。以某某配之。先賢祠後曰忠烈祠。祀咸豐四年殉難之官紳士民貞烈婦女。其兩旁隙地。構屋若而間。賃爲商肆。收其租以爲祠用。其糜金若干萬千。辛酉四月。某奉命分守岳常澧道。未受代而盛漲驟漲。湘江之水。一晝夜至三丈有奇。洶湧澎湃。大堤爲所撼刷。起西門訖青泥灣。陷塌四十有七處。其不沒者一線耳。某躬負土與百姓共護持之。幸而獲濟。然非此賈之當其衝。逼大溜使折而南。非惟堤決而城且沒矣。然後知畢公之高識遠見。而葛君經始之功。彭君續成之志。爲不可及也。郡之人歸美于某。某某職無似。致此偏災。其不魚我民幸矣。敢掠人之美。以爲己力乎。因序其事之始卒。爲文刻諸石。以告後人。其鳩費之多寡。工作之出納咸列碑陰。使得有所考云。